



世間無常

871
短篇小說集 **鬼影**

羅洪作

每冊實價三十五元

羅洪女士蜚聲文壇，此戰以來第一次短篇小說結集，收有「鬼影」「倪鬍子」「剛」「血」「薄暮的哀怨」「踐踏的喜悅」六個短篇，作者以質樸的文筆作深刻的心理的刻劃，描繪抗戰前的窒息的沉悶，淪陷區的血與淚的現實，敵偽的牛鬼蛇神與小市民階級的患得患失的投機苟安的心情。

點滴出版社

世界名詩選 **羅馬哀歌**

歌德 愛倫坡等作 方聞海岑夢青譯

每冊實價二十五元

本集選譯歌德，愛倫坡，郎番羅，丁尼生，朋斯，華茲華斯，雪萊，古列律治，海涅，席勒，波特萊爾等世界十八大詩人傑作，收有歌德愛情長詩「羅馬哀歌」「日記」，愛倫坡輝煌巨冊「大鴉」「鐘」，郎番羅的「橋」，朋斯的蘇格蘭民歌「我的心在高原上」華茲華斯的「呂西」等長短名詩四十餘首，琳琅滿目，美不勝收。譯筆信達可喜，頗能介紹原作風味。

點滴出版社



617.1
3983

選詩斯羅俄

披着的太陽少女

譯帆荻鄒 著等泰斯爾托.A



社版出滴點

63295



登號 3959

來款

金額

湖商出銀

3959

880.51
8784

第
一
輯

前



國家圖書館



004651006

第一輯

前





目次

第一輯

歌	1. Burnin	(一)
亞麻	I. Burnin	(二)
老人的歌	A. Koltzov	(三)
空中的城	A. Foeth	(四)
在綠色的山羣上	S. 葉賽甯	(五)
秋	S. 葉賽甯	(六)
井	A. 托爾斯泰	(七)
我的小杏樹	A. 托爾斯泰	(八)
金色的雨	A. Moikov	(九)
前夜	Z. 涅克拉索夫	(九)



白土

K. Balmont (九)

火之頌

K. Balmont (一〇)

黃昏小杏樹

V. Bryusov (一八)

第一輯

披着太陽的少女

S. 葉賽寧 (六)

第三代

I. 愛倫堡 (二一)

我們的行進

V. 瑪耶科夫斯基 (二四)

航程

M. Voloshin (二六)

汽輪

A. Gastev (二九)

從鋼鐵中生長

A. Gastev (二九)

木匠的鉋子

V. Kazin (三一)

露西亞

A. Bely (三三)

變形

S. 葉賽寧 (三五)

不是手創造的

P. Oreshin (三六)

後記

..... (四五)

唱詩詞長卷。繪獎

歌：L. Burnin

我是一個平凡的少女，手上塗着泥。

他是一個漁夫——活潑又伶俐。

白色的遠帆在海灣裏鳴咽。

好多的江和海，都會看見。

他們說波斯浮若的女孩都長得美

：我——我是一個瘦弱的黑鬼

白帆泛游到的港外

也許他永遠不歸來。

我要等着不論天氣的好壞。

如果失望了，我拿着我的工錢走向海

指環和希望一齊抱擲。

我的黑鬚兒幫助我把自已縊死。

亞麻 I. Burdin

莎緋亞坐在墳墓上，凝視，

老婦人死神在糾紛的路上。

小亞麻花像藍色的火燄閃爍

叢密地播散在草原裏。

老婦人死神說着：「咳，旅人，

有誰要亞麻呢？亞麻是適合葬儀的服裝的。

一件屍衣，仕女們啊，

我要廉價地售出

靜淑的莎緋亞說：「不要如此高聲的自鳴得意！

即使屍衣是灰塵，破裂

起縞而成為泥土，而從我的屍衣

會有天藍的亞麻跳出。」

豈禁其法轉白而無回。

老人的歌

A. Koltzov

我要騎一匹，下面幾次由白而黑
一匹紅鬃烈馬，四圍風雨，
我要飛，我要衝，
像鷹一般敏銳，
飛過四野，飛過海
到一個遠方，
我要追到那里
我又一度年青。
我要把自己打扮得衣冠楚楚，
再一度是健壯的人，
我要再給那女孩們。

看看我翩翩的風韻。

但是哎！哪兒是道路

引導我向離開了的過去，

太陽也不會爲我們

從西方升起。

空中的城

A. Foehn

當天亮的時候天空里展開了

像一座有塔樓的城的
口的雲層。

幻想的黃金色的圓屋頂，

白屋頂和在下面發光的白牆垣。

這禁城是純白的城呵，

熟悉而親切的我的城，

在酣睡的黑暗的大地上面，

在淡紅色的天空清寂地建起。

遠方的空中城呵

她向北方航行，柔美地航行，高高地航行；
在上面有一個人 在招手，——
但是不給與飛翔的羽翼。

在綠色的山羣

S. 葉賽甯

在綠色的山羣上野馬的聯隊馳過
搖落了白日的金黃的花朵。

從高的山峯到靛青的港灣

他們搖落了沉重的馬鬃的透明的瀝青。

他們昂着他們的頭在靜靜的礁湖上

月亮給他們蹄上白銀的馬鬃。

他們害怕他們自己影子而長嘶。

用他們的馬鬃遮蔽牠。等着又一個日子。

秋 S·葉賽甯

寂靜如雨般落在樅樹上

秋……一匹栗色的牝馬刷淨着她的粗壯的馬鬃。

她的藍色蹄子印響在

蘆葦繁茂的靜靜的河岸。

僧道般的風輕輕地步上

以他的閒散的手指獵取着一束束枯葉。

清澗珠貝由天空撒滿悲歌。

而在一株梨樹開花的地方，他停下來倚靠着
吻着基督看不見的紅色的傷痕。

井
托爾斯泰

櫻桃樹搖曳在井邊

赤裸的少女底腳踐踩着菓實，
而鄰近潮濕的泥印也露了
笨重的釘靴的痕跡。

現在他們約會的地方是多麼寂靜，

而寂靜也沒有用；

在我的心底。情熱的回聲反覆着，

他們底私語——水桶濺起的水花聲。

我的
小杏樹

A. 托爾斯泰

我的小杏樹兒小杏樹

A. 其爾根

開着快樂的亮花朵兒，

九點鐘由本埠。

我的心裏討厭那

生長出來的暗淡的蓓蕾兒。

花兒總會離開樹

未被邀請的草兒又生起。

好重的担兒呵

把綠枝兒壓得這樣低

金色的雨

A. Moikov

「金色的雨！金色的雨！天上降下的！」

孩子們唱着，追趕着雨。

「靜一靜，我的孩子們，我們再會收獲他們，
那該是穀粒的黃金——」

豐滿的倉庫裏裸麥的芳芬。」

科索命閃爍的美麗

前夜

N·涅克拉索夫

前夜的黃昏六點鐘

我意外地到乾草市集

當我眼睛一瞬我看見他們鞭撻着一個青年的農女，——

她在那沉重的鞭下顫慄

——

但她也並不哭泣，

只有揮鞭的聲音在黑夜裏。

我對我的繆思說請她來看：

「那裏是你的姊妹呵，——那裏！」

那裏的星眼睜睜的北極星

白土

K. Balzout

一靜穆一底坦白的讚詩潔淨地燃燒着升起，

瀟瀟的沙漠被落日護着的渴望點亮，

欲睡的風在伸欠的叢林空疏處顫抖，

無聲的是如銀的北極的禮拜式。

「派裏曼村圍城詩四，——派裏！」

純白的海上，深紅的帷幔落下；

只沒有森林沒有田疇，這裏只有嚇人的水晶閃耀。

白色的祭壇伸展在沒有變幻的冰天下，

一隻沒有懇求的禱告，沒有音聲的讚詩，——升起。

融冰融雪重圍不離地

當拜期潮火之頌 *K. Baltimore* 平四幾文，——

肆意代賦陸軍草市樂

前不自言身大顯識
哦，在激動的命運的掙扎中

你洗滌了我們的火啊，——馬克薩索夫

你生命閃爍的美麗

「統制了我們，——馬克薩索夫。」

在教堂裏你燭火的紅焰靜穆而溫暖，

而在狂暴中的你喧嚷的騷動，

你固執的粗野的禱語，你形形色色的面龐，

你在傾覆的牆垣上色彩的衝擊，

你瘋狂的激情你敏捷，你華麗，

你如此凱歌的美麗

縱使你焚化着我習習的墨紙文字

我的眼睛也閃亮着你的歡喜，

哦 美麗的火，我的一切的夢想都寄與你呵！

於奔馳在疾風暴雨重壓的儀器中

永遠地變幻，對付中夏的閃雷的喧嘩中，

你是千變萬化的臉龐你是閃閃的黃金。

在烟火的吼叫中雙腳的閃爍的米爾

你是烟霧迷漫地深淵的畫線。

你是暴烈的雷火激的奔騰，

你是恐怖的花朵的火焰的花瓣，

你是透明的燦爛的鬚絲。

當你燃亮着一隻蠟燭的顫抖的光絨

你最初是藍色，而後是顫抖的黃金。

而當你蘇醒於仲夏的閃雷的寂靜中，

你在載負着風暴的重担的鉛黑的雲層裏

無情地燃燒。

在雷鳴和雨的頌歌中，

你書寫着閃電的暫時的象形文字，

疾速折回的閃光

或者巨長的箭桿，

立即一顆子彈和亂雲一齊輝煌，

疾流的金屬

帶着腥紅的碎布。

你是在星體的透明裏，在流星的有力的推進裏

太陽送着使萬物蘇醒的溫暖的才力

你走進植物的寢室。

你燃燒，你喚醒了木質底奧秘。

你燦爛着醒紅的肉色，

使黃金成爲私語的穀粒，

又或疏忽地投擲成柔軟的酪乳與藤枝。

你在等候中徧着：

你迅速地逃起

當火花在黑夜裏。

在飛射中你是靜寂的。

立即你的火紅將要消逝。

而在你活躍的時刻你是壯麗的，

在世界上沒有什麼比你的美麗更新鮮更明亮呵！

由你對四代

我將永遠讚頌你的崇高的讚詞，

如安眠的，如靜默的，如百樹的火焰！

哦突忽的，哦矯健的，哦可怖的火呵！

你的工作足金燄的熔化的雷國。

由於你的動力牠們被造形而鑄就：

笨重的馬蹄跌於寒北於南美國與森林更與森林！

鋒刃有聲的鐮刀敲開的樹膠於長林更與。

牠們刈草，立唱，牠們收種，牠們要節。牠們。

牠們刈草，牠們收種，牠們要節。牠們。

好多的爲了粉和再合的士指的

爲了聯繫着在命和。

爲了關留着在命和。

像我們的變冷連融的嘴唇口樣，口樣。

重複着，重複着，這一個字。

你創造了，你創造了。

動搖，粉碎，敲擊山羣的工具和機械。

你創造了，你創造了。

太圓，太圓，太圓，太圓，太圓。



發掘深藏的黃金
的工具和屠殺的武器的尖銳
拜門咬回五

我夢想向無所不至的崇高的你發誓。

渴致於我也一樣像你。

你光亮，你燃燒，你爭鬥，

你是生動的，你是生動的！

你是——條長着翅膀的游龍，你滑翔於祭壇上

於是把新婦掠去。

你是一個熱烈的客人，一個使骨骼溫暖的安慰者

於是孤單地留下年青的妻。

哦光輝的，哦燃燒的，哦熔化的，哦兇猛的，

在你的火焰中一切的色彩騰起。

你是深紅而大黃，

你的變色黃金的熾灼而猩紅的閃光刺進

而點亮了秋日的天空。



你像一面發光的多面的金鑽石，
像溫熱如酒的貓科的柔和眼睛的可愛，

像波浪在他的分裂的狂歡中，一條翡翠的線，

像在顫抖的搖曳的露點中

閃爍着往復的春季的樹葉底的紅色。

像在黑夜裏發光的流螢底綠色的夢，

像在烟霧裏的磷火，

像黑暗的，扇形的伸展着他們底喪服在鬱悶的日子底暗淡的臉上的雲層

莊麗的黃昏鍍上了金色的光亮。

六

我記起了，哦火，

在忸怩的妖婦中，靠近你火燄組成的網，

你的火燄會如何地灼烤着我的肉層。

我們如何地爲了我們安息日的快樂被拋向火邊，

何等苦痛地看到了那祕密。

而去那裏看到我們所看見了的

哦，火是卑賤的

哦，我記起

在我們燎起的火簇中我們焚燒的建築的閃耀的郡里，

我們微笑着注視着圍繞在我們四周的火簇

你忠實的，在一切不忠實的蒙蔽的中間。

對禱語的頌讚，火簇的瘋狂，

我們唱着你的讚詩，哦火的力量的給與：

從你火葬的柴堆中我保證以我的愛情給你！

哦，火呀，我知道

你的最後壯麗的光亮將浸蝕我們的人物，

火簇將閃動着死神歡欣地最後熄滅在眼前。

牠燃燒着，伴着迅速的智慧，伴着天高的快樂

在顯露着遠方的樹列間的稀疏的那里。

是誰給存在物喚來這樣的景色？是爲的什麼呢？

是誰給他們塗上適合星體的顏色呢？

這是生命所不能解答的呵。

哦，你永遠飛躍的火燄的向天的心。

在我的朦朧的平線上，讓死神，妖巫，

傾瀉着永遠的光！

黃昏

V. RYUBOV

暈彩繪的廣告咆哮着，牠們的華麗的雜色閃爍，

於招牌的呻吟填滿了街道。

然而從店舖與尖叫的光亮鋒利地炫耀火燄，

齊像號角嘲弄失敗。

只在微光的玻璃夜溫柔的樹架睡眠了，

與寶石發濺着牠們的眩目的毒質。

而成堆的硬幣上面彩票的數碼跳着

像北方的着火的光體。

燃燒的街呵像漫長的光的運河

傾流——城市現在是生動的。

她擁擠着祝賀着夜的黎明

像一隻解放的恐怖的馬蜂。

天空和它的神經過敏的星粒

那樣散佈的弧形燈藍色的光燄遮隱了。

而那里娼婦們碰撞着聖人

穿過舞客的潺潺行列。

放蕩的方舞組成而又折散，

在華爾滋舞中電車軌蘇醒地

帶着藍電火鏗鏘駛過；

汽車像火焰的東堆流行。——

羞辱，像樂隊長向車輪的下流音樂

搖着他的光彩的指揮棍，——

熔化了羣衆的千百隻喉嚨，如同一個人，

一組聖潔的合唱隊，

「灰塵，一時間的，燦爛的灰塵，我們尊崇你

跳着圓舞，

繞着電流的刺着金戈進天空的祭壇的

我們讚美你。」

容嚴肅容的

而派里那

時時請

天空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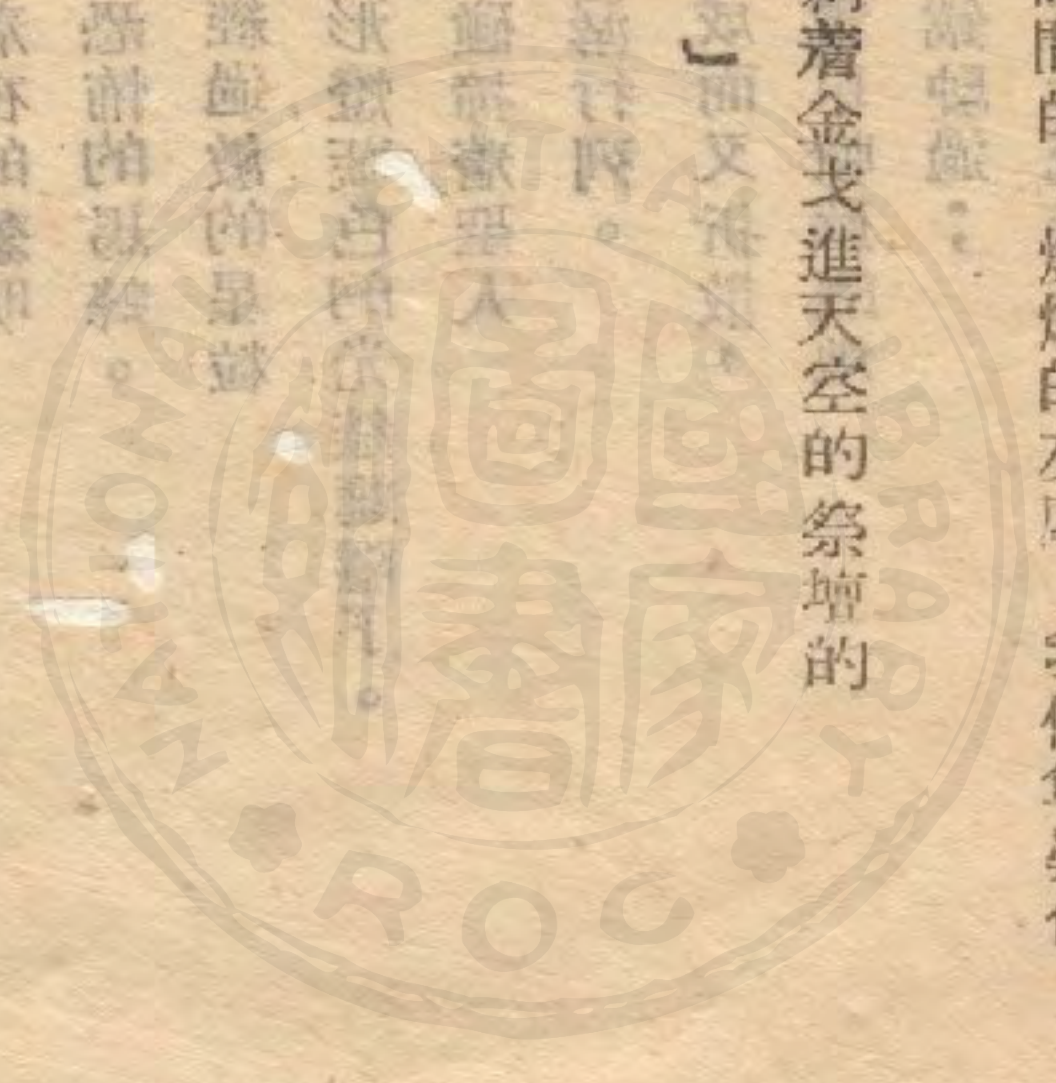
對一隻

臉凝視

財高——

熱誠的

對北



第二輯

披
着
太
陽
的
少
女

卷二



第三代

I. 愛命堡

我們的兒子們的兒子們。

翻檢着教課書會感到驚異。

『1914……1917……1919……』

這些窮鬼們！是怎樣在生活呢？』

新生代的孩子們將讀着戰役，

讀着演說家和將軍的名字，

讀着喪亡的

和日子的數碼。

他們不會知道在戰場上的玫瑰散發着如何甜蜜的氣息，

如何地在排砲的喝彩中燕兒們幸福地囁語。

生命

在那些年代是如何的美麗。

在被劫掠的城市上

太陽從沒有，從沒有笑得這樣明朗，

當人民從地窖裏爬起來，

懷疑着：那里是否還有大太陽？

猛烈的演說雷動，

強壯的軍旅摧毀，

而在攻擊前的一小時

兵士們知道了雪的氣息。

人民在黎明將被牽去射死……

只有他們知道將有一個怎樣美麗的四月的晨熹。

圓屋頂閃耀在斜射的光線中，

風兒苦諫着：等等呵！一分鐘！再一分鐘！

吻呵，他們不能拉開他們自己苦痛的嘴唇，

他們不能解開如此緊握的手心。

他們的愛是：我要去死！我要去死！

愛是：火焰燃燒在風裏！

誰愛是：哦你在哪一方，哪一方？

誰他們愛着只是像現在人們愛着一樣在這反叛而慈祥的星體上。

在那些日子櫻桃園沒有黃金菓實，

只有飛速的花朵？只有刑禁的五月。

在那些日子沒有什麼叫做：「永遠！」

只有一聲簡單反射的：「再見。」

讀着這些你們會感到新奇！

而你們沒有生在我們的那些日子！

我們只是一個黃昏的地球上的客人。

我們愛，我們毀滅，我們生長——在我們死的時辰。

而在我們的頭上立着永恆的星粒，

在他們的下面我們養育了你，

我們的渴望依舊燃燒在你們的眼睛，

我們的反叛依然波響在你們的言語裏。

在那黑夜與長年裏呵

我們散播了我們毀滅了的生命火花。

我們的行進

V. 瑪耶科夫斯基

反叛的大步踏上獸性的街！

驕傲的頭顱的山峯高舉！

在第二次洪波的涵湧裏

我們要沖擊一切星空的城市。

這些，斑駁的日子。

緩慢地拖着年代的貨車。

我們的偶像是速度。

我們的心兒是擂鼓。

誰敢抗拒我們金質的灼熱？

誰將遭遇黃蜂的子彈的擊噬？

誰將遭遇黃蜂的子彈的擊噬？

以我們歌的反插代替兵刃。
巨大的金塊——我們雷動的聲音。

對高高叫喚頭

給草坪塗上綠色，

給日子舖上鮮草。

給瞬息的年代和天空

編配在彩紅的幌下。

誰里漸日開越奔流。

望着天，我們厭煩的凝視：

我們會以我們的歌遮蔽了天體的。

哦，高高的北斗，請引導我們——

索引我們到天體上去。

詩歌

M. Vorozhin

歡呼！咆嘯！——

春天泛濫在我們的血液。

心兒，狂喜。躍動！

我們的胸脯是一片閃碎的黃銅。

航程

M. Voloshin

——

已是五天的航行，我們沒有一次捲起

上扯的帆。門前如微蕩，大體如

夜，消逝在海灘和港口

那里滿月開放在沙丘。

而白日風追逐着我們沿着淺灘

和荒涼的沙岸，天空

白色的泡沫在翻滾。

以舵片停于，白。

從高高的船頭

我注視着——拜門雷德爾的

以籟板的舞蹈。旋升替其以。

巨浪投擲着，閃着光，再則是

交織的鞭撻的骨架

沒有蓬帳的海洋。

我聽到了碰散的波浪的水花聲，

大桅桿的軋軋聲，

船頭下的潺潺的水聲，

這是靜靜的遠航呵，

後面——城市呀，

只有跳躍着旗幟的

紅色的大笑，

只有恐怖和憤怒的狂熱，

只有流言的顫慄，

希望的激動，

飢餓的苦痛，

疾病和流血呵，



城市呀，披着一條花朵的花邊和莉球花

遲遲的春日潛行。

而這裏——只有無風的，靜靜的，不可測的海。

天和本是巨大的珠蚌的

兩塊蒼白的貝壳。

太陽囚禁在她的絲網的光線裏。

而船隻，也像懸挂在多雲的空間，

在笨拙的烟霧的光彩裏。

遠處，遠處呵，看見你的苦艾砂石的赤裸的土地底岸，

你的疲憊的土地呀

是流浪民族的大路。

我要送你親眼去看他們的熱行，

我將以一葉小徑牽引着你，

而此刻請你忍受朦朧的海的

寬廣和可怖的寂靜。再眼量



並非叫作鐵土，而非 A. Gastev 並非叫作鐵土。

非叫作響雷，並非叫作響雷，土與，氣。

當早晨汽笛在工廠區吹奏，這不再是叫喝着奴役，而是未來的讚詩。

在屈辱的店舖我們會勞苦的工作，

在早晨不同的時刻我們會開始工作。

現在汽笛在八小時尖銳地呼喚千百萬人。

現在我們開始工作在同一的時分。

同一個時辰千百響起鐵錘。

我們的第一擊同時響着巨雷。

汽笛歌唱的是什麼，

牠們是早晨的一致的讚詩。

從鋼鐵中生長的

A. Gastev

看啊！我站在工作機，鐵錘，鍋爐，鍛鐵場的中間，在成百的同志們的中

間。



頭上——錘鐵的空間。

旁邊——橫樑和棟體。

牠們騰起七十尺的高度。

牠們拱抱在左方和右方。

牠們相遇在圓屋頂以巨大的肩臂支撐着整體鋼鐵的結構。

牠們刺向上方，牠們是堅定的，牠們是壯健的。

而牠們要求着更大的宏壯。

我望着牠們我生長得挺直。

新鮮的鐵血激進我的筋脈。

我長得更高。八小和尖銳眼利如千百萬人。

我長着不可測的宏壯的肩臂和膀子。

我是有着鉄的結構的一個油工。

我立起來。

我的肩臂抵觸着檐角，上樑，屋頂。

我的腳留在地上，而我的腦袋在我的結構上。

我強忍地抑制着我，而我已經吼叫了：「同志們，讓我說，讓我說！」
鐵的回音溺死了我的話，整體的結構因忍耐而顫動，而我已經長得更高，我
和水平面上的烟囪一齊排立。

我不願講一個故事或演說，我只用我的鐵的話語吼叫着：

「我們要征服！」

木匠的鉋子

V. Kazin

平穩地駕馭，

勇敢地流走，

像一隻大鸞呵我的鉋子游過去。

現在她匆促

穿過鎗花的小風雪

當特們飛落的時候。

航進呵，不屈服的一個的，
驕傲的一個，驕傲的一個，
粗暴地游過河道呵。

與奔馳的

濕熱正流過

你脫去皮的

飽花的乳酪的波浪。

平野的

現在她安靜地

掠過

跳躍的揮舞的瀑布，——

建不建一團站事更流短，建只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

哦，我的美麗的，建建建建建建。

努力吧，音韻天丁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而建日建建建建建建，建

當泡沫沸騰着圍繞着我的膝。建建建建建建：「同志們，建建建，建建建！」

露西亞

A. Bely

露西亞，

我的國家，——

我熱烈不羈的、天真的、

你——

是披著太陽的少女

向她

一切的眼睛

舉起

我看得清楚地；

露西亞，

我的露西亞，



你是七位天神

雲斬毒蛇……

非族部們發軔：

生活在她那里

舉伸開了他們的膀子

一窺過烟霧

向她的隙地，

最那里灌滿了歌文

那里封滿了

猝然下攫的天神的火，

我，看着，

我的喉嚨

爲激情封鎖亞

V. Bela



蕭蕭

變形

S. 葉賽寧

噫，我的族人，

世界的漁夫，
長毛陰豎的

你們用黎明的網汲辱着天空，

吹着你們的號銅。

蕭蕭：

在風暴的犁下

土地怒吼着。

犁刀的金黃的長牙破裂了

懸崖。雲彩

照徹黑車。

新的播種者
客人聯向對門

徘徊在田野。

新的種子
野土。

投進了泥土。

一個燦爛的客人朝向你們

駕着馬車。

穿過雲層

一匹牝馬飛馳。

尻帶在牝馬上：

藍色；

鈴鐺在尻帶上；

星羣。

不是手創造的

P. Orenha

1

落着

向前的杯子進湖沼

遇着你的臉，

以你的老狐狸的眼睛

蒙蔽的矇翳，

看對面湖

我是怎樣的粗壯！

2

頭髮的葫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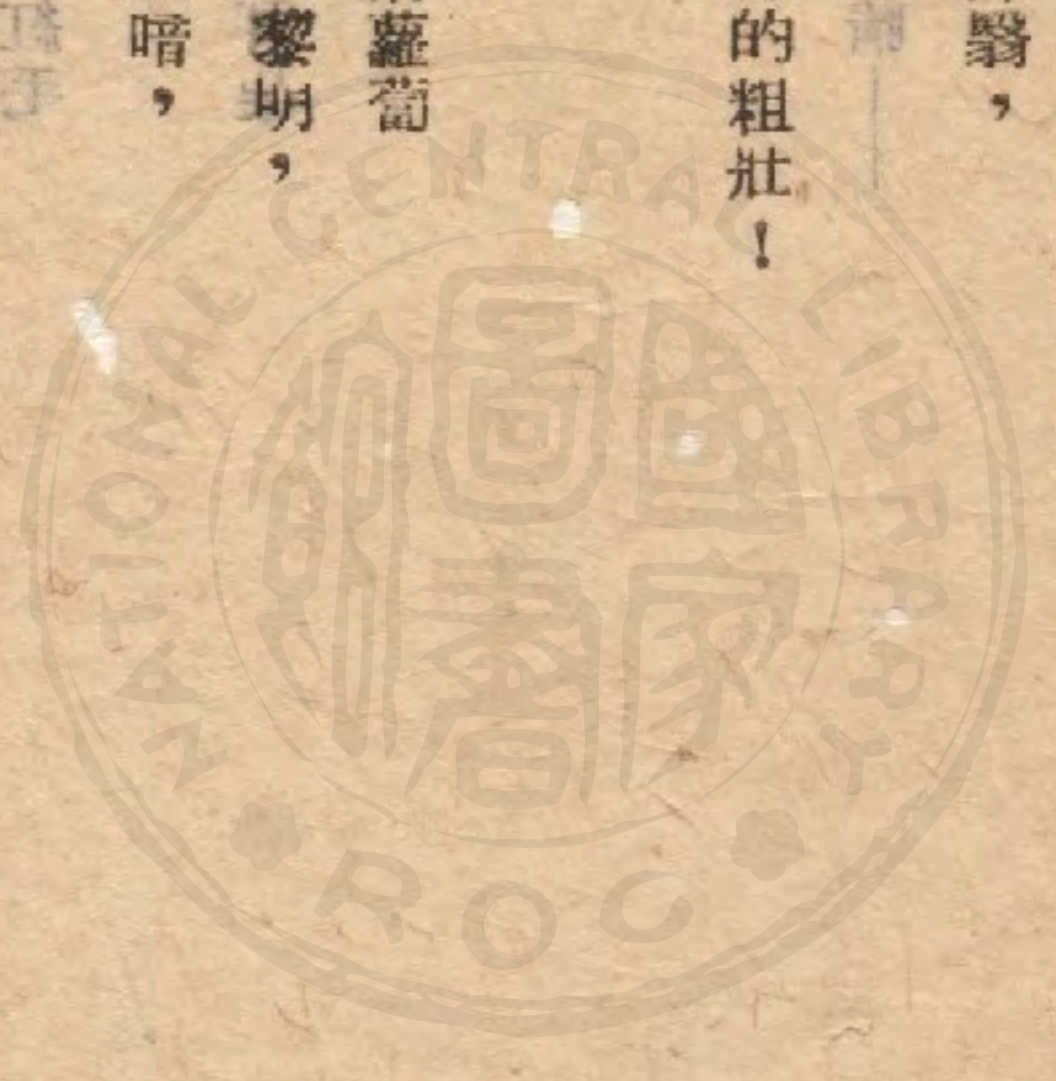
大眉毛的黎明，

森林的黑暗，

裸麥，四手

村莊後的禾簇，——

我的身體。



3
雙眸裏。——

長得朵的木葉。——

將團團的紅毛

搖着幽黑卻

像醜子的身軀

伸向天際盡

4

兩隻忘寐的眸子

騷擾的眼睛——

兩方幽淵

海洋息在我身上

濃密的幽

球壯的睫毛



燃燒着綠色
在我的頰骨上。

四刻齋 5

我的右頭的嘴

延展着歌

從東到西。

容顏蒸日

建無善，銷不難

腿子 兩排半

和脚踏

向天踢着

而

瓜子

在我的多毛的掌上



閃光！

爪

面 7

吞嚥

和靜止，

像一頭牡牛，

我蹲着，崖石般穩固，

穿着落日的

長衫，

現在我坐下

在世界肥沃的山上

四肢攤開。

8

黑色的森林



茁長

在我的毛茸的肚皮上，

灰色的狼

在石頭般的樅林裏，

在門拱和頭巾裏

點亮了一隻蠟燭

爲羣衆

服役。

9

永遠的，

不是手創造的，

我莊重地滾着我的眼睛

像滾着

天的



藍色的

磨子的

石磨

10

慢慢地

我嚼着灰雲的反芻，

而且

以我的智慧的

愉悅的腹胃

想着

毀滅的兄弟。

11

穿過緊閉的眼臉



我看見

我的腿間的新河流

在金黃的

浪頭上

舉起

新土。

12

聽着，地下，

我用突出的下嘴唇

唾着，

囉！

雨點

激着金戈聲

叮噠噠



刺進泥土。

13

永遠的，

不是手創造的，

用春天賜給我的生命力

我掠過

墾耕的田野，

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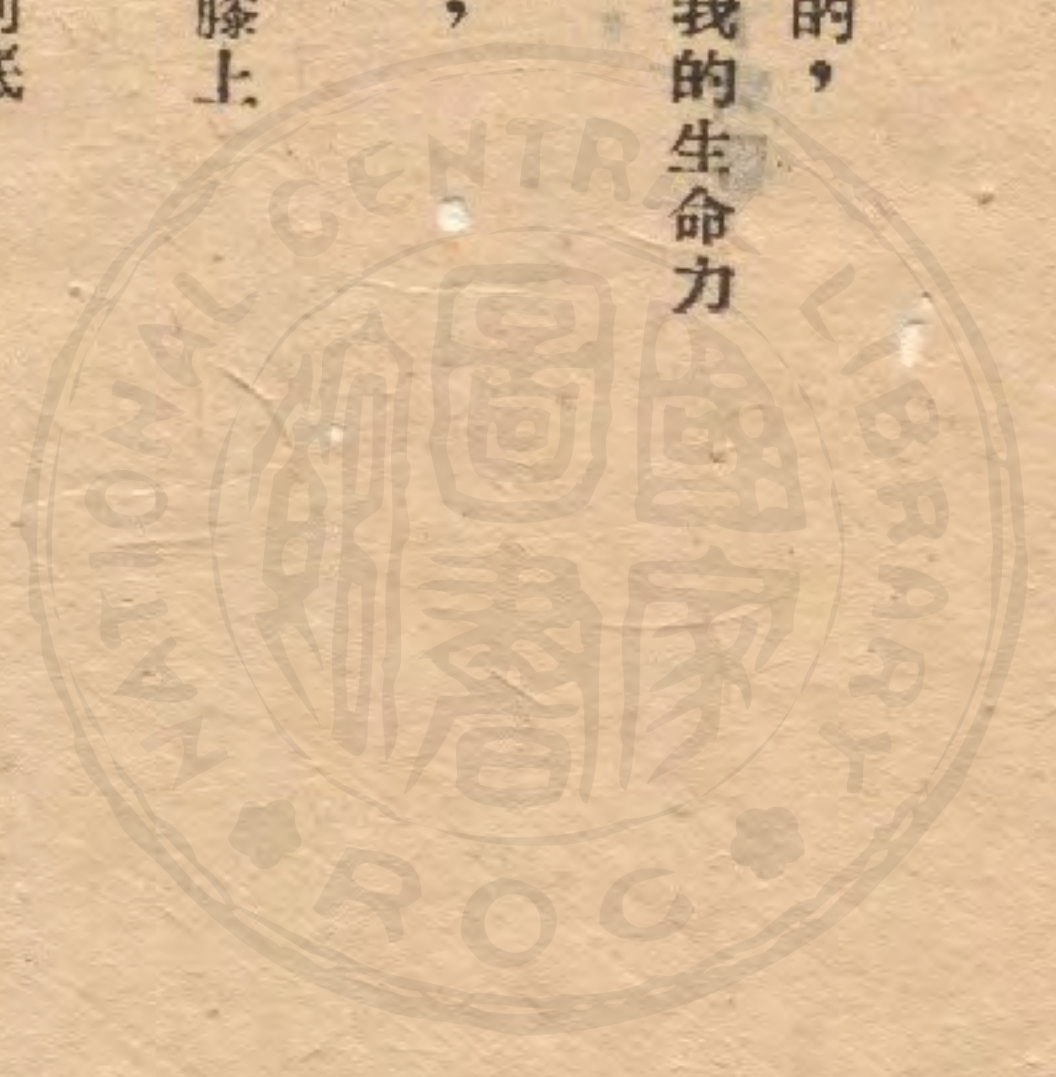
在萬物的裸膝上

我澆着

我的永遠勝利底

藍水

至高的讚詩！



後記

譯詩二十二首，係根據紐約版B. Deutsch和A. Yarmolinsky譯選的「俄羅斯詩選」中，選譯出來。原譯詩集分兩部，第一部自普式庚開始，第二部自布洛克開始，說得清楚一點，第一部是在革命的前夜的作品，而第二部則是革命期間的。因此兩部詩章，無論內容與形式上都有很大區別，而仔細研究，又都脈脈相關。

兩部原有標題，我都沒有採用，而自己譯的兩輯，則是我自己擬的兩個輯名。

在前夜，應該孕育了好多無論是思潮或藝術方面的種子似的作品，我曾看到過普式庚，涅克拉索夫，白甯，葉賽甯一些另外的作品，原譯本上沒有選出，我只好選譯出這樣幾篇，即使是這樣一點，也多少可以看出十九世紀俄羅斯的一點風習，和那莊園的一點顏色，而況「火之頌」以及「黃昏」，已經是俄國文藝上象徵主義抬頭的時候，這時代的詩是一種憧憬，一種渴求，一種鞭撻的聲音，一種從茫茫的黑夜裏，電火的閃耀和篝火的燃燒。

而後是冰雪的國度，太陽起床了，那熔雪的光芒，何等地刺射着我們的眼睛，反叛的行列在那裏大膽地前進，新的經濟制度建立了，重工業對傳統的手工業以一種怎樣的

364829

態度在譏嘲，汽笛和鋼鐵，速度和馬力，行進和生長，交織了怎樣的詩篇呵，這里我選譯了九首，第一篇原譯是布洛克的「十二個」，魯迅譯於前，張叔夜節譯於後，於是這篇放棄了。

譯詩對於寫詩的人是帶着鏗鏘的舞蹈，是一個殘忍的工作，當我譯這些詩的時候，我有時如是地衝動，我幾乎想不問原著者的話語，在自己的一點激動中，像和一些朋友們聯詩一樣的，讓自己也在那激動裏唱下去，然而不，我現在是在譯着旁人的詩呵！

一九四二聖誕節

譯詩對於寫詩的人是帶着鏗鏘的舞蹈，是一個殘忍的工作，當我譯這些詩的時候，我有時如是地衝動，我幾乎想不問原著者的話語，在自己的一點激動中，像和一些朋友們聯詩一樣的，讓自己也在那激動裏唱下去，然而不，我現在是在譯着旁人的詩呵！

譯詩對於寫詩的人是帶着鏗鏘的舞蹈，是一個殘忍的工作，當我譯這些詩的時候，我有時如是地衝動，我幾乎想不問原著者的話語，在自己的一點激動中，像和一些朋友們聯詩一樣的，讓自己也在那激動裏唱下去，然而不，我現在是在譯着旁人的詩呵！

詩 讀

中華民國壹零三年拾貳月捌日

贈送

披着的太陽少女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點滴出版社

帆 秋 友 出
社 版 出 滴 點 友 出
所 刷 印 聲 藝 者 刷 印
局 書 大 各 國 全 者 售 經

~~~~~  
社址：福建永安撫溝街新郵十號

~~~~~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初版

國家圖書館
雜誌審查處圖書審查證圖字第三六三號

國家圖書館



004651006

法務部調查局



063295



1